

A SERIES OF BOOKS FOR ALTAIC STUDIES

阿 尔 泰 学 丛 书

顾问 清格尔泰 主编 呼格吉勒图 双 龙

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

[苏联] H. A. 巴斯卡科夫 著

陈 伟 周建奇 译

哈斯巴特尔 审校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A SERIES OF BOOKS FOR ALTAIC STUDIES

H5
3

阿尔泰学丛书

顾问 满格东泰 主编 呼格吉勒图 双 龙

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

[苏联] И. А. 巴斯卡科夫 著

陈 伟 周建奇 译

哈斯巴特尔 市校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苏)巴斯卡科夫著;
陈伟,周建奇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3.12

(阿尔泰学丛书)

ISBN 7-5311-5228-2

I. 阿… II. ①巴…②陈…③周… III. 阿尔泰语系 研究 IV. H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4696 号

该书已取得俄罗斯 The Vostochnaya Literatura Publishers 出版社授权
Copyright(c) 1981 by Baskakov N. A.

阿尔泰学丛书

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

顾问/清格尔泰

主编/呼格吉勒图 双龙

著者/[苏联]H. A. 巴斯卡科夫

译者/陈伟 周建奇

审校者/哈斯巴特尔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33 千

版本/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 30 号

电话/(0471)6961597 邮编/010010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7-5311-5228-2/G·4749

定价(精装)/24.5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阿尔泰学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黄妙轩		
副 主 任	胜 利	王牧远	
委 员	丁克明	王占荣	阎晓丽
	孟庆微	杨 敏	陈国华
	呼格吉勒	巴音巴特尔	

装帧设计 朝 木

责任出版 贺西格



阿尔泰语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科。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学术成果问世。研究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语族的科研机构以及一些学者，都在同时进行阿尔泰语系的研究；因为各语族语言历史的研究，只有紧密结合阿尔泰语系的研究，才能上溯到古代以及尚无文字的远古时代。即使对阿尔泰语系的同源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一事实。

清格尔泰

2004. 6. 12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名誉院长、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名语言学家、本丛书顾问清格尔泰教授题词。



Н. А. 巴斯卡科夫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Н. А. БАСКАКОВ

АЛТАЙСКАЯ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И ЕЕ ИЗУЧ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В книге дается обзор и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 тюркских,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и 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 описываются теории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их изучении. приводятся новые факт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е концепцию о генетическом родстве ал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Б. А. ПОЦЕЛУЕВСКИЙ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1 г

В 70103-314 325-46. 4902010.000
042(62)-46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сканов

АЛТАЙСКАЯ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И ЕЕ ИЗУЧЕНИЕ

Утверждено к печати
Институт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 СССР

Редакто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Р. М. Залесковская

Художник

С. В. Генкин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Т. П. Поленова

Технические редакторы

О. Г. Ульянова, Т. С. Жарикова

Корректоры

Д. Ф. Агапова, В. А. Березина

ИБ № 22351

Сдано в набор 29.12.80.

Подписано к печати 30.09.81.

Формат 84×108¹/₁₆

Бумага типографская № 1

Гарнитура 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Печать высокая

Усл. печ. л. 7,14. Усл. кр. отт. 7,34.

Уч.-изд. л. 7,7. Тираж 2200 экз.

Тип. зак. 2100. Цена 75 коп.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17954 ГСП-7, Москва, В-485, Профсоюзная ул., 90

Ордена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асного Знамени

Перв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199034, Ленинград, В-34, 9 линия, 12

《阿尔泰学丛书》总序

自 1786 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 Jones, 1746—1794)在印度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发表论文,认为梵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跟希腊语和拉丁语有许多共同点并具有共同来源之后,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和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相互比较》(1816)和《梵语、禅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1833),为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出了亲属语言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材料,即开创了“用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用一种语言的形式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的先河。经过雅各布·格里木(Jacob Grimm, 1785—1863)、奥古斯特·波特(Pott, 1802—1887)、阿达尔贝尔特·库恩(Kuhn, 1812—1881)以及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古尔替乌斯(G. Curtius, 1820—1885)、施来赫尔(Aug. Schleicher, 1821—1868)等语言学家的不断完善和

发展,比较语言学成为一个新兴的语言学领域得以确立。印欧诸语言谱系树的建立以及形态学的分类都与施来赫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德国语言学家狄兹(Diez, 1794—1876)出版《罗曼族语语法》(1836—1838)之后使比较语言学获得了真正的地位。但是,正如索绪尔批评的那样,这个时期的“比较语法在它的研究中(而且只限于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是从来不过问它所作的比较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毫无疑问,比较是一切历史重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单靠比较不能得出结论”^①。

到了1870年前后,出现了美国的辉特尼(Whitney, 1827—1894)和德国的勃鲁格曼(K. Brugmann, 1849—1919)等新语法学派的诸多语言学家,他们出版了《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勃鲁格曼,1886),《印度日耳曼语名词词干结构领域内的研究》(奥斯特霍夫,1875),《印欧语言比较语法基础》(德尔布吕克,1886)等一系列著作,开始提出: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竭力反对以前的语言学家把语言的生命分为史前的增长时期和有史以来的衰老时期,要求用不允许有例外的语音演变规律和类比作用解释语言变化现象,认为语言间的对应只是语言现象的一个方面,比较只是一种手段和

^①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沙·巴利、阿·薛施嵩、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17~25页。

重建事实的方法,从而把语言的历史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著名语言学家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于1878年写出了惊人之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并且在巴黎同他的学生梅耶(A. Meillet)和格拉蒙(M. Grammont)等语言学家共同建成了法兰西学派。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等整理出版的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之所以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之外,是因为在欧洲研究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又提出了注重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还把语言学划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等,奠定了语言学研究较新趋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这本书的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中,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阐述。除此之外,梅耶的《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1903)和根据他1924年在奥斯陆演讲的稿子修订出版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汉译本,科学出版社,1957,北京)进一步用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成果阐述了历史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历史比较语言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使印欧语系学说在语言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科学的肯定。近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语言论》(1933)“第十八章 比较法”中也系统述及了通过比较研究语言间的相似成分来确定和区分亲属语言与非亲属语言的方

法。并通过对欧洲语言间的比较和重构,证明了欧洲诸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更为有趣的是,他竟然使用芬兰—乌戈尔语系中的日耳曼语借词作为古老日耳曼语的证据加以利用,进一步证明了日耳曼语的古老形式^①,从而丰富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方法。

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得到语言科学证明之后,语言学界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试图应用到其他语言的谱系分类上来。譬如,“阿尔泰语言学理论”就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有的也包括日语)同属于一个语系,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但是这种假说至今尚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完全肯定和认同,仍有不少学者持有相反意见或抱有怀疑态度。

其实第一位注意到突厥语、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诸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的人是瑞典军人菲利普·约翰·冯·斯特拉伦伯格(Philli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他在西伯利亚居住期间,收集了大量突厥语、蒙古语、芬兰—乌戈尔语和其他语言材料,1730年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文章,把这些语言概括地称做“鞑靼诸语”(The Tatar Languages)^②。后来,丹麦语言

①参见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374~403页。

②Strahlenberg, Von P. T.,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insoweit das gantze Russische Reich mit Sibiren und grossen Tatarei in sich begreiffet, ect.

学家拉斯马斯·拉斯克(Rasmus Rask)1834年提出了“斯基泰诸语”(The Scythian Languages)的术语,涵盖的语言包括前述鞑靼语和爱斯基摩语、古亚洲语、高加索语以及古代欧洲的非欧居民的语言等。随着19世纪中叶印欧比较语言学得到空前发展,麦克斯·缪勒1855年提出过“都兰诸语”(The Tularian Languages)的术语,大体包括前述两位涉及的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藏语、暹罗语、德拉维达语、马来亚语等一些亚洲语言。1862年出版的卡斯特伦(Castrén, 1813—1852)把芬兰·乌戈尔、萨摩亚、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等语言归结为一个语群,叫做“阿尔泰语言”^①,有的则叫做“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例如,德国学者硕特(Schott, 1853)、温克勒(Winkler, 1884)、法国学者索瓦蔗奥(Sauvageot, 1930)、芬兰学者马尔蒂·雷塞伦(Martti Räsänen, 1949)等不少学者支持和从事“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研究,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就是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中也出现过“乌拉尔·阿尔泰语言”这样的术语(见汉译本第320页)。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语言学家逐渐把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些语言之间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特征。譬如在元音和谐律、构词结构的黏着性(词干+词缀)、句子的“主—宾—谓”结构、有后置词而没有前置词和

^①Castrén, M. A., Über die Personalaffixe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Petersburg, Kleine Schriften, 1862.

冠词、有从属范畴等方面，与印欧语系诸语言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随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间的有些共同性或相似性特征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原始语言的特征。索绪尔讲到：“我们已经看到，原始型的某个特征可能在某种派生的语言里已经找不到。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一语系全体代表所共有的特征竟然是原始语言所没有的。元音和谐（即一个词的后缀的所有元音的音色跟词根要素的最后一个元音发生某种同化）就是例子。在一大群流行于欧亚两洲从芬兰直到中国东北的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里，都可以找到这种现象。但是这一极可注意的特征很可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因此这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不是原有的特征，我们甚至不能引用来证明这些语言有（大可争论的）共同来源，正如不能引用它们的黏着的特征一样。人们也已承认汉语并不一直是单音节的。”^①理论上我们可以认同索绪尔的论点，但是真正考证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内在亲缘关系是否存在，还要靠实证科学。乌拉尔语（芬兰—乌戈尔诸语）虽然在某些语音特征、构词方法和句法结构等方面有一定的类型上的相似特点，但在其语音对应规律和同源词汇方面共同性较少，所以把乌拉尔诸语与阿尔泰诸语看做一个语系的学者人数极少。到了19世纪

^①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320～321页。

末、20世纪初,精通芬兰—乌戈尔语和阿尔泰语言的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1950)^①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着手对阿尔泰诸语言的数词^②和动词构词词缀^③和语音语法特性^④作了有意义的研究。后来他对日本语^⑤和朝鲜语^⑥也进行了研究。他不断对阿尔泰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进行综合整理,写出了《阿尔泰语中的腭音》(1932)、《阿尔泰语言中由动词演化而来的以 -j 结尾的名词》(1950)、《阿尔泰语言中由动词演化而来的以 -m 结尾的名词》(1950)、《阿尔泰语与其他语系的关系》(1947)、《卡尔梅克语辞典》(1935)等论著。特别是由兰司铁的学生本齐·阿尔托(Pentti Aalto,

① 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1950)起初是一位芬兰—乌戈尔学者,他出生在芬兰,芬兰语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学习过匈牙利语,长期在蒙古地区调查和研究过喀尔喀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同时又是一位突厥学家,研究过朝鲜语和日本语。他反对把芬兰—乌戈尔语与阿尔泰语看做是一个语系。他的这种观点决非因为缺乏相关语言知识和语言学理论而形成,恰恰相反,这些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给他创造了建立阿尔泰学理论的条件。

② 兰司铁:《论阿尔泰语数词》,JSFOu, 23, 4, 1905。

③ 兰司铁:《蒙古—突厥语动词词根构词学》,JSFOu, 28, 3, 1912。

④ 兰司铁:《论蒙古—突厥语音史》,I—II, KS, 15, 布达佩斯,1914,第134~150页;III, KS, 16, 布达佩斯,1915,第66~84页。

⑤ 兰司铁:《阿尔泰语和日语的比较》,《日本亚洲学会学报》,α-d ser. 1, pp. 41~54页;《日本语史》,《芬兰科学院会议报告集》,赫尔辛基,1942,第133~144页。

⑥ 兰司铁发表了《论朝鲜语》(1928)、《朝鲜语的名词后缀》(1933)、《朝鲜语语法》(1939)、《朝鲜语词源研究》(1949)等论著。

1917—1998)整理出版的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第一部:语音学,1957;第二部:形态学,1952;第三部:索引),依靠丰富的第一手语言材料,证明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一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具有亲缘关系,系统阐述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一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在语音与语法方面的内在亲缘关系,从而建立了“阿尔泰学理论”,使得“阿尔泰诸语言”从“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中分离出来,原有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一分为二,变成了芬兰—乌戈尔语系(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两个语系。

响应兰司铁“阿尔泰学理论”较早的是1923年以前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工作的波兰学者符拉迪斯拉夫·科特维奇(Władysław Kotwicz, 1872—1944)、俄罗斯学者鲁德涅夫(А. Руднев, 1878—1958)、符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1884—1931)和匈牙利学者尤利乌斯·涅默特(Julius Németh)、冈伯茨(Gombocz)等。除了个别人,他们的大多数和兰司铁本人一样,一开始都怀疑突厥语和蒙古语等“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但后来又逐渐相信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说第一代从事阿尔泰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除了兰司铁还要包括科特维奇和他的学生符拉基米尔佐夫。虽然说符拉基米尔佐夫基本上因袭了兰司铁的观点^①,但是科特维奇却

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列宁格勒,1929;陈伟、陈鹏议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西宁。

有所不同。他除了接受兰司铁关于阿尔泰诸语言间存在着一大批共同成分(语法结构、同源词尾、词汇、语音对应关系等)的观点之外,在“阿尔泰诸语言”都来源于一个“共同阿尔泰语”或“原始阿尔泰语”的同源论方面却保留了个人意见。特别是他去世以后出版的他的《阿尔泰诸语言研究》(1953)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突厥语对蒙古语有过强烈的影响,而蒙古语又对通古斯语有过较大的影响。上述三个语族语言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于原有的结构相似加上相互接触和影响所造成的结果。

俄罗斯突厥学家巴斯卡科夫(Н. А. Баскаков, 1905—1996)是阿尔泰学理论的支持者。他在其《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1981)中认为:曾经有过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为基础的共同体,而经过历史上的分离,形成了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后来阿尔泰语言又经过分化形成了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朝鲜语和日语。

美国学者鲍培(N. N. Poppe, 1897—1991)是20世纪继兰司铁之后最著名和多产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和蒙古语言学家。他撰写的《论阿尔泰语言的辅音系统》(1924)、《阿尔泰语和原始突厥语》(1926)、《阿尔泰语言学导论》(1965)、《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语音学, 1960)、《蒙古语比较研究绪论》(1955)等论著不仅进一步描写了阿尔泰诸语言的概貌,而且进行了相关语言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除了上述学者外,各国还有很多有关阿尔泰学方面的学者,他们也都发表过不少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著。可以说,阿尔泰学研究经过两个多世纪,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阿尔泰语系”的研究还远不如像印欧语系那样已经得到理论上的肯定,还有不少学者怀疑或反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例如本青(J. Benzing)^①、李盖提(L. Ligeti)^②、格伦伯赫(K. Grönbech)^③、西诺(D. Sinor)^④、罗那—塔什(A. Róna-Tas)^⑤等学者做了很多研究之后认为,目前对“阿尔泰诸语言”在语源上是否存在亲缘关系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还为时过早。他们之中,有的先是相信阿尔泰学理论,后来提出怀疑;有的则是起初怀疑阿尔泰学理论,后来开始相信;有的

①Benzing, J.,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altaischen Philologie und der Turkologi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53.

②Ligeti, L., [The Review in Russian of G. D. Sanžeev, Sravnitel'nyj grammatika mongolskix yazikov], Voprosy Yaikozinaniya, 5 (1955).

③Grönbech, K. and J. R. Kruger,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Mongolian, Wiesbaden, 1955.

④D. Sinor, Observations on a New Comparative Altaic Phonology, BSOAS, 26:1 (1963). Denis Sinor, Essays in Comparative Altaic Linguistics,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1990.

⑤Róna-Tas, A., An Introduction to Turkology, Szeged, Hungary, 1991. 《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陈鹏译自《语言学问题》杂志,1974年,第二期。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1982,第73~96页。